

安伯托·艾可
Umberto Eco

翁德明一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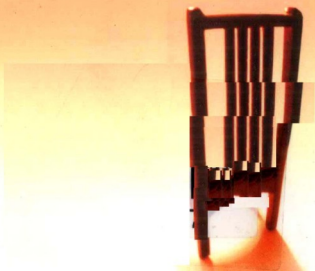
艾可
談文學

*Sulla
letteratura*

十八堂貫通古今的文學課，集艾可二十年思想精華之大成，
看大師艾可如何談文學、品大師！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所長】李有成

【臺灣大學戲劇系及外文系特聘教授】彭鏡禧 推薦



走進波赫士的巴別圖書館，只見喬伊斯正與但丁、阿奎那進行著對談，王爾德在一旁朗誦箴言警句，斯湯達爾白描著朱利安那顆子彈，普魯斯特臥坐思索文體風格，而艾瑪·包法利則憂鬱地牽著福婁拜……

在當代記號語言學大師艾可的召喚下，文壇大師齊聚一堂。學識淵博的艾可，以不同於一般文評家的跨領域角度品評名作，從近代的喬伊斯、波赫士、王爾德，一路談到中世紀的但丁、拉伯雷，乃至更久遠的亞里斯多德……艾可精闢的分析諸多古今呼應的重要文學概念、文學名作反映的恆久人性追求以及文學內蘊的歷史進程。全書文采飛揚、思路通達，展卷之間，有如親臨一堂堂大師的文學課，令人嘆服。

尤其最後一篇〈我如何寫作〉，更可以說是一篇『偉大長篇小說的生成指南』。艾可的小說素以結構巧妙、高深難懂著稱，每一出手都是重量級巨作，看艾可如何親自講述自己的創作過程以及概念形成的每個關鍵，無論是艾可迷、文學愛好者、研究者，還是有意投入寫作的人，都絕對不能錯過！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艾可談文學 / 安伯托艾可 (Umberto Eco) 作 ;
翁德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 2008.01
面 : 公分. -- (皇冠叢書 ; 第3694種 Classic ;
74)

譯自 : Sulla letteratura

ISBN 978-957-33-2382-2 (平裝)

1. 義大利文學 2. 文學評論

877.2

96025341



皇冠叢書第3694種

CLASSIC 74

艾可談文學

Sulla letteratura

Copyright ©2002 by R.C.S. Libri S.p.A. – Milan,
Bompiani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8 by
Crown Publishing Company Ltd.,

a division of Crown Culture Corporatio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C.S. Libri S.p.A.

All Rights Reserved.

作 者—Umberto Eco

譯 者—翁德明

發行人—平雲

出版發行—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台北市敦化北路120巷50號

電話◎02-27168888

郵政帳號◎15261516號

皇冠出版社(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告士打道88號19樓

電話◎2529-1778 傳真◎2527-0904

出版統籌—盧春旭

責任編輯—沈書萱

版權負責—莊靜君

外文編輯—黃微真

美術設計—陳韋宏

行銷企劃—李育慧

印 務—林佳燕

校 對—鮑秀珍·余素維·劉素芬·沈書萱

著作完成日期—2002年

初版一刷日期—2008年1月

法律顧問—王惠光律師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社更換

讀者服務傳真專線◎02-27150507

電腦編號◎044074

ISBN◎978-957-33-2382-2

Printed in Taiwan

本書定價◎新台幣500元/港幣167元

◎皇冠文化集團網址：

www.crown.com.tw

◎皇冠讀樂Club：

blog.roodo.com/crown_blog1954/

◎皇冠青春部落格：

www.wretch.cc/blog/CrownBlog

◎皇冠影音部落格：

www.youtube.com/user/CrownBookClub

CLASSIC

當代大師
文學經典

蘇
平
和
知
覺

PDG

艾可 談文學

Sulla
letteratura

安伯托·艾可
Umberto Eco

翁德明一譯

新學社
PDG

前言

這本書集結了好幾篇應時的零散文章，儘管所有這些文章都和文學的問題有關。我說應時，是因為當時的寫作動機要不是為了研討會、座談會或是學會、大會，就是人家邀我為哪本合集貢獻一篇文章。有時因為受限於某個主題（即便大家去參加的研討會，很明顯的，通常和自己有興趣的東西有關），反而幫助我發展一個新的思想，或是重新陳述舊的。

為了這本新書，所有那些舊的文章一律再度寫過，有的縮短、有的擴充篇幅，有的刪去與當時情境太過密切的指涉。我從不曾試圖掩藏一個事實：這些文章的應時性質。

讀者將會看到，在不同的論文裡，甚至隔了數年之久，相同的例子以及相同主題又回來了。這點在我看來相當自然，畢竟我們每一個人的思想中都帶了自己闡釋文學的『習慣觀點』。而且重複說明（在不妨礙讀者的前提下）是有助於強調這些觀點的。

其中有幾篇也是、或者我寧可說『特別是』，自傳性的或是自我批判的。會這樣說是因為，我認為自己在這裡是以實際寫作人的身分，而不是以文學評論家的身分來寫作的。一般而言，我並不喜歡將這兩種身分混淆起來，但有時候，回歸自己的個人經驗又是必要的，至少像這本書裡絕大部分那種非正式不拘謹的寫作方式，其目的是為了解釋文學究竟意味著什麼。此外，作為一種文類，『對詩學的論述』亦是被一套可敬傳統所認可的東西。

CONTENTS

目錄

論文學的幾項功能	008
閱讀〈天堂〉	026
論《共產黨宣言》的文體風格	034
瓦洛瓦之氫氫	038
王爾德：悖論與格言警句	079
做為bachelor的藝術家之形象	107
拉曼查和巴別之間	129
波赫士以及我對影響的焦慮	145
論坎伯雷西：血液、身體、生活	167

新
知
堂
印
書
館

論符號體系 172

論文體風格 195

雨中的信號燈 216

形式中的缺陷 239

互文反諷以及閱讀層次 252

《詩論》與我們 280

三個反美世代的美國神話 302

虛假的力量 324

我如何寫作 360



論文學的幾項功能（原註一）

傳說，史達林曾經向人問過，教宗統率幾個師的軍隊。這個傳說就算不是真的，仍舊是個好故事。後來一些事件向我們證明了，雖然在某些狀況下，幾個師的軍隊確實相當重要，但那並非一切。還有非具體的勢力，我們無法精確加以估算，可是仍然擁有『重量』。

我們被各種不可觸及的力量包圍，指的不僅包括為世界各大宗教所探索的屬靈價值。根號的力量也是一種不可觸及的力量：它們那嚴密的規則已經存在好幾個世紀，不僅在史達林過世後留下來，甚至比教宗活得更久。我還可以吧文學傳統算成這些力量其中的一種；也就是說，人類業已出產的、以及正在出產的文本形成一個網路，這網路其中所蘊藏的力量。我指的文本並不是實用性質的（比方法律以及科學公式的記錄或是評論，會議記錄或是火車時刻表），而是存在意義自我完足、為人類的愉悅而創作出來的文本。大家閱讀這些文本的目的在於享受、在於啟迪靈性、在於擴展知識領域，但也或許只求消磨時間，總之沒有任何人強迫我們去讀（在學校或是大學裡我們被迫閱讀這種文本，但這算是例外）。

千真萬確，文學僅能部分地算作不可觸及，因為它通常以紙本的形態傳到我們手中。只是歷史上曾經有過一個階段，文學仰賴口頭傳統裡某些人的聲音散播出來，或是鐫刻石上。時至今日，大家談到未來書本會電子化，很明顯的，屆時不管你讀但丁的《神曲》或是一本笑話選集，

眼睛都得盯著螢幕。

容我此刻立即指出，今天晚上我一點也不想長篇大論來處理電子書這挺惱人的問題。當然，我屬於那一群比較樂意以紙本為媒介來閱讀詩或是小說的人，說到書中的摺角和被弄繃的扉頁，日後都將令我牢記於心；儘管有人告訴我說，目前興起一個數位迷的世代，以前一輩子沒讀過一本書的，現在由於電子書的出現，竟然首次享受起閱讀《唐吉訶德》的樂趣了。對這些人的心智而言，這是一項大利多，但這可會大大折損他們的視力。如果未來的世代終能夠和電子書維持一個（心理上的和生理上的）良好關係，那麼《唐吉訶德》的力量倒是可以毫髮無傷。

那麼這種被我們稱為文學，它那不可觸及的力量究竟有何用處？

最淺顯的回答我在上文已經交代過了，也就是說，它被消費的原因是自我完足的，因此不需要為哪個目的而服務。然而，像這種關於文學樂趣的不具體觀點會冒一個風險：它把文學樂趣矮化成和慢跑或是拼字遊戲的等級。話說回來，上述兩種活動主要還是為某些目的服務的：前者為了身體健康，後者為了擴充字彙數量。因此，我想討論的便是文學在個人的以及社會的生活上所扮演的一系列角色。

尤其，文學讓語言維持鮮活狀態，使它成為我們群體的共同遺產。在定義上，語言只顧走自己的路，沒有上面頒下來的敕令指導它，沒有任何一位政客、任何一個學術機構可以阻止它的進化，將它誘導到他們自以為最理想的方向去。義大利的法西斯黨人千方百計要教導義大利人用『mesclita』來取代『bar』，用『coda di gallo』來取代『cocktail』，用『rete』來取代『goal』，或用『auto pubblica』來取代『taxi』，而我們的語言卻把這番訓誡當成馬耳東風。但是另一方面，它卻也包藏了畸形怪異的字詞，例如老氣過時、讓人難以接受的 *autista*，用它來取

代chauffeur（司機）一詞，我們的語言卻接受了。也許因為此舉使義大利語避免了它不熟悉的語音。雖然它仍保有garbi一詞，可是至少在口語裡面，這詞逐漸被garbi取代。

語言隨興之所至而發展進化，但是對於文學的建議倒是很敏銳的。假如沒有但丁^①，義大利就不可能有統一的語言。他曾在著作《論民族語言之雄辯》^②中分析並且挑剔義大利的諸多方言，並且決定打造一種嶄新且『出色的民族語言』。當時大概沒有人會把錢押在如此傲慢的舉措上面，然而《神曲》寫成之日，他的賭注贏了。當然，但丁的民族語言耗去好幾個世紀的時間方才成為今天所有義大利人的口語，但是它的成功是因為：相信文學的那個圈子繼續受到但丁這個榜樣的啟發。假設沒有這個榜樣，那政治統一的理念或許也就無法勃興發揚。也許正因如此，博西^③說的不是一種『出色的民族語言』。

法西斯執政二十年，他們嘴邊掛著『羅馬那些命數注定的山丘』、『躲不掉的命運』、『無法規避的事』或是『在土地上犁出深畦』等等，可是最後，這些套語都沒能流傳到現今的義大利語裡，但是另一方面，未來主義的一些精湛的實驗性散文，當時儘管沒人接受，如今卻反而留下來了。現在我曾經聽見人家抱怨，說是由於電視推波助瀾，中流社會說的義大利語已然獲得勝利。我們不要忘記：中流社會說的義大利語，其最高尚的形式，其實源自於一些作家樸實而且完全可以被大家接受的散文，比方早年的曼佐尼^④，以及後來的史維沃或是莫拉維亞^⑤。

文學協助建構語言，而它自己也創造了認同感以及社群意識。剛才我先舉但丁為例，不過大家也可想想：假如沒有荷馬，希臘文明會是什麼局面？假如路德不曾翻譯聖經，那麼如何侈言德意志的認同感？沒有普希金，俄文會是何種面貌？少了開基史詩，印度又會有哪樣文明？

而且文學也能令個人的語言保持活力。最近有許多人哀嘆所謂『電子文體』的誕生，它經由

電子郵件以及手機簡訊等等管道混進大家的生活中，甚至可以用符號來表示『我愛你』；不過我們不要忘記：時下寄發這種速寫形式簡訊的年輕人至少有一部分正是那些湧入規模有如大教堂、上下好幾層樓大書店的顧客，而且就算他們不買書，只是隨便翻翻，也因此接觸到苦心經營、優雅的文學風格了。而這種風格是他們的父母、尤其是他們的祖父母，不曾見識過的。

雖然和前幾代比較起來，他們的數目很多，不過卻還是全球六十億人口中極少數的一群；我倒不至於過度理想主義，認為文學能夠為那些缺乏基本維生食物以及醫療資源的芸芸眾生減輕痛苦。不過我想強調一點：那些成群結黨、漫無目標到處遊蕩的可憐人，有時從高速公路天橋上向下丟擲石塊致人於死，有時點火活活燒了一個小孩，但是不管他們是誰，會落到這步田地，並不是他們受電腦的『新語言』所影響而墮落（他們甚至沒有機會接觸電腦），而是因為被排除在文學的天地之外，無緣透過教育以及討論，接觸到世界某些價值觀的光芒，而這些價值觀即來自書本，同時還將我們再度送回書本。

閱讀文學作品是一種培養忠實和尊敬的練習歷程，雖然在詮釋上我們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我們這個時代面對了一種危險的評論異端，這是這個時代所特有的，根據這種異端，我們可以將一部文學作品任意玩弄於股掌間，可以聽從我們最不受節制的衝動所唆使，隨便將它擺佈。這看法是不對的。文學作品鼓勵詮釋上的自由，因為它們提供讀者一種具有多層次閱讀的論述，並且將語言上的以及實際生活上的多樣曖昧意義擺在我們面前。不過，為了能玩好這場遊戲，這場允許每個世代以不同觀點閱讀文學作品的遊戲，我們心中必須受到某種深刻敬意的感動，被我以前說過的『文本意圖』所生出的敬意所感動。

從某方面來看，世界似乎是一本『閉鎖性』的書籍，只允許一種固定解讀方式。比方說，

如果世界的星球重力受某個定律所統轄，那麼這個定律不是對就是錯。與此相比，書本的天地在我們眼裡似乎是個開放的宇宙。但是讓我們試著以常識來審視一本敘述性的作品，並且拿我們做出的假說和我們對世界做出的假說進行一番比較。說到世界，我們發現，萬有引力定律是牛頓發現的，還有，拿破崙於一八二一年五月五日死於聖赫勒那島。不過，如果我們願意敞開心胸，我們將隨時準備修正自己的信念，只要哪一天科學界以不同的方式詮釋宇宙的重要定律，只要哪一天某位歷史學家發現從未出版過的資料，證明拿破崙在企圖逃亡時，死在一艘波拿帕特黨人的船上。另一方面，說到書籍的天地，比方『福爾摩斯是單身漢』、『小紅帽先是被狼吃掉，然後又被伐木工人解救出來』，或者『安娜·卡列尼娜自殺身亡』^⑥等的描述卻是永恆的真實，那是任誰都無法予以反駁的。有些人不願相信耶穌是神的兒子，有些人懷疑歷史上是否真有其人，有些人宣稱祂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還有些人相信彌賽亞尚未降世，不管我們如何思考這些問題，我們都以敬意來看待這些意見。可是對於那些宣稱哈姆雷特和奧菲莉亞^⑦有情人終成眷屬，宣稱超人不是克拉克·肯特的人，我們對他們就不會生出什麼敬意了。

文學文本明顯而且毫無保留地提供許多我們從來不會加以懷疑的東西，不過，不像真實世界那樣，對於這些文本，我們『不能』以天馬行空、絲毫不受羈絆的態度作為出發點去詮釋它們。

在《紅與黑》第三十五章的結尾，朱里安·索勒爾^⑧去了教堂並且開槍射擊得·雷納爾夫人（Madame de Renal）。斯湯達爾看到朱里安的手在顫抖，所以他告訴讀者，這位主角發射第一槍，但並未命中目標。接著主角又開第二槍，於是夫人應聲倒地。我們或許可以推論，朱里安持槍的手會顫抖，而且發射的第一槍沒有命中，這兩件事說明了他去教堂的時候，心中並未懷著必將對方置於死地的堅強決心。促使他移步前往教堂的，其實是一股狂熱的衝動，就算心中有什麼

盤算，那也是模糊不成形的。在這種詮釋之外，我們還可以提出另外一種說明，也就是說，朱里安起先殺意堅決，然而他卻是個懦夫。斯湯達爾的文本允許我們做出上述兩種揣測。

有人會好奇問道，那麼第一顆子彈射到哪裡去了？這對斯湯達爾迷來說可真是一個非常耐人尋味的問題。就如同崇拜喬伊斯的讀者會特地走訪都柏林，只為尋覓布盧姆⁹購買那塊檸檬形狀肥皂的藥店（為了滿足這些文學的朝聖客，那間的確存在的藥店便重新開始生產這種香皂）。我們不妨想像斯湯達爾迷滿懷希望硬要找出現實世界裡的維希黎葉賀¹⁰以及那間教堂，然後睜大眼睛仔細檢視每根石柱，看看能不能找到那道虛發子彈的彈痕。這可說是文學善男信女那種投入全副心神的有趣例子。

讓我們假設，有一位文學評論家想要將他對於《紅與黑》的整套詮釋構築在那顆不見了的子彈上面。在當今我們這個時代，此舉是有可能發生的。有些人閱讀愛倫坡的《被竊的信》¹¹時，將自己的詮釋全然植基於那封信相對於壁爐架的擺放位置。雖然說愛倫坡很明顯要讓那封信的位置和情節發展息息相關，但是斯湯達爾卻沒對那沒射中的首發子彈做出進一步的描述，也因此就把它從虛構想像的領域中排除出去。如果我們希望對斯湯達爾的文本保持忠實的態度，那麼那顆子彈就永遠丟失了，而它的下落歸根究柢也就和敘述的內容毫無干係了。另一方面，斯湯達爾另一本小說《阿賀蒙斯》¹²裡關於主人翁沒明講出來但有可能的性無能事實，卻驅使讀者做出偏執狂想的臆測，以求將故事沒有明確告訴我們的部分補足起來。類似的情形發生在曼佐尼的名著《約婚夫婦》上面。裡面有句話說：『那不幸的女人有所反應』，而這一句話根本無從顯露葛爾楚德到底和艾吉迪歐的罪惡關係持續多少時間了。只是，臆斷的幽冥衝動總是驅策著讀者對於這段極端合宜含蓄而且善用省略法的段落進行揣測。

在《三劍客》一開始，故事就交代主人翁達達安騎著一匹十四歲的老馬，於一六二五年四月的第一個星期一抵達孟恩。如果你的電腦擁有上好的軟體，那麼就可立刻算出，那個星期一是四月七日。這對大仲馬迷是雞毛蒜皮的等級，但卻是令他們津津有味的花絮珍聞。我們是不是能夠從這個細節擴大成為整部小說的過度詮釋？我說不行，因為文本並沒有將這個細節當成有關緊要的事來處理。在小說情節推展的過程中，很清楚的，達達安在星期一抵達孟恩一事並不是特別重要，不過這事發生在四月意義就相當重大了（我們記得，為了隱藏一個事實：他那華麗的肩帶其實只有正面才有刺繡，波爾多斯故意一直穿著一件猩紅色的天鵝絨長外套，這種裝扮在四月份並不合宜，以致於這位劍客只好謊稱自己感冒了）。

這一切很多人看來是相當顯而易見的事，只是這種明顯的事提醒了我們一件事：文學世界讓人相信一種確定的事——有些假說不可受到質疑，而且文學因此提供了我們一種真理的典範，即便這種典範是虛構的。這種文學上的真理衝擊一般經常被稱為『釋經學的真理』：因為不管何時當人家試圖說服你，說達達安對波爾多斯產生了同性戀的情愫，說曼佐尼的因諾米納多是受到伊底帕斯情結的作祟才會步上邪惡歧途，又說孟薩的修女受到共產主義的腐化（這是當今一些政客所指稱的），又說巴努爾治^①的所作所為是基於對初生資本主義的仇恨，我們總是能回應：在上述那些所提及的文章中根本不可能發現任何敘述、任何影射，或者任何允許我們做出這種隨波逐流、飄忽不定的詮釋。

在文學這個領域裡，我們很可以分得清楚，讀者到底是對現實具有概念，還是只是自己幻想的犧牲品。